

艱苦的留學生涯

遠赴東洋，卻二度落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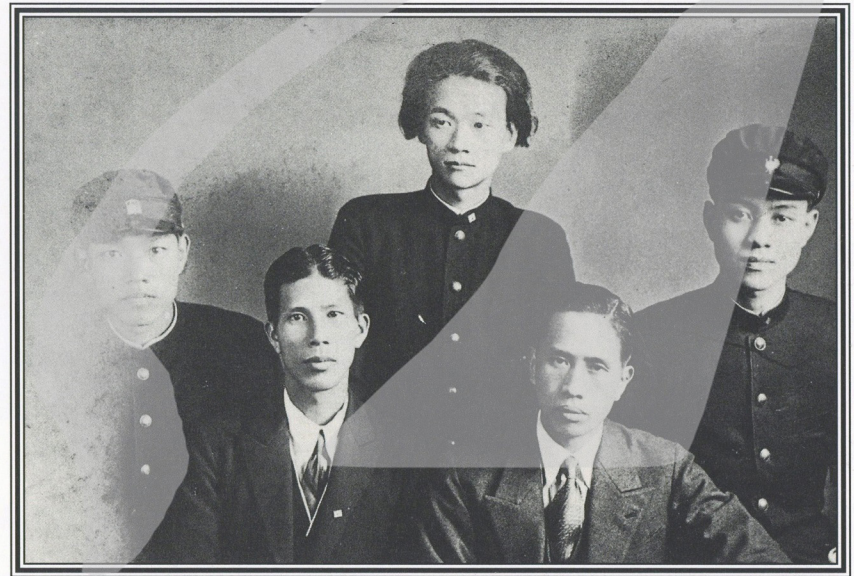
李石樵手中的炭筆

更加勤快了。

再艱苦的困境，也無法動搖他

執意要做畫家的決心！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28 ◆ 李石樵與周來富小姐完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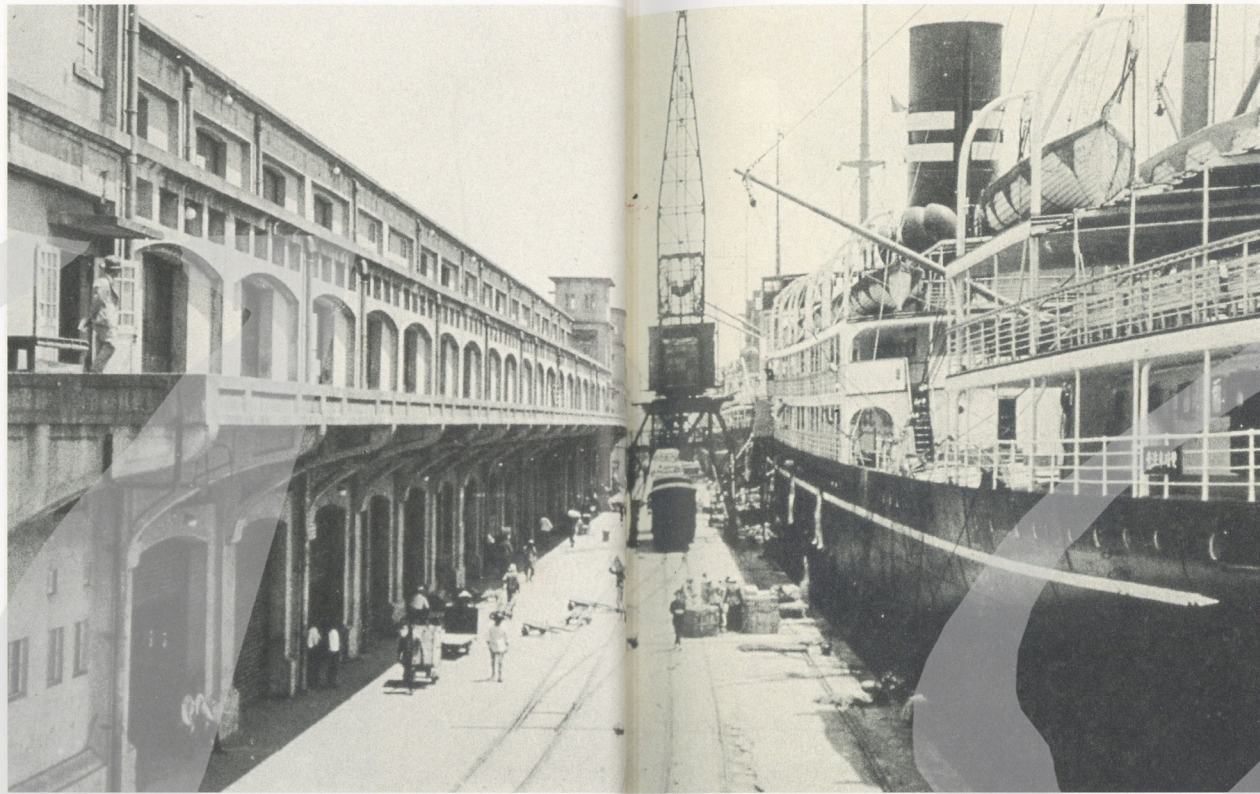
1929 ◆ 李石樵赴日，首次投考東京美術學校落榜。

畫素描的歲月

九二三年考進台北師範學校的李石樵，從一九二七年起，因新成立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全體台籍生移往二師就讀，一九二八年畢業後又進了演習科。

●一九二九年元旦假期，他決心前往日本一趟，一月三日已經抵達東京。這是李石樵首次遠離故鄉，極力催促他成行的是好友陳植棋。陳植棋於一九二四年台北師範學潮事件被退學後，在石川欽一郎的鼓勵下，考進東京美術學校，他每逢假期必定返台，知道李石樵也有赴日留學的意願，特地到李石樵泰山老家，向他父親遊說，直到李石樵的父親答應。

●一九二〇年代正興起台灣美術青年的留學潮，李石樵趕上了這一波潮流；一九二〇年代也是日本殖民地近代教育薰陶下，智識青年懂得選擇自己志向的新時代，所以才有一批熱愛美術的青年，



2-1 停泊於基隆港埠的日台航線郵輪

紛紛前往日本深造，而且大多數都把目標鎖定在東京美術學校。

●如果想進東京美術學校，非得把唯一考試科目的素描，練到一定水準不可。即使是日本本國的學生，也同樣要接受素描的挑戰，於是類似補習班的畫塾應運而生，其中「川端繪畫研究所」與「本鄉繪畫研究所」是最著名的兩家。因為「川端」與「本鄉」的指導老師，

是東京美術學校二位大牌教授——藤島武二與岡田三郎助，不僅升學率高，從這裡訓練出來的學生也很有成就。由於口碑提高知名度，台籍學生奔相走告，差不多所有留日的台灣美術家，都接受過「川端」與「本鄉」的薰陶。李石樵也不例外，他先進川端繪畫研究所勤修素描，為三月間的入學考試積極準備。



2-2 居留東京期間的李石樵

2-1 一九二〇年代美術留學潮

台灣美術家中第一位赴日留學的是一九一五年進東京美術雕刻科的黃土水，其次有西洋畫科的劉錦堂。一九二〇年代以後就更多了，陳植棋、顏水龍、廖繼春、陳澄波、王白淵、郭柏川、陳進、林玉山、楊三郎、呂鐵州、李石樵等人，皆屬這一波留學潮中極有成就的藝術家。至於陳夏雨、黃清埕、蒲添生、陳德旺、洪瑞麟、張萬傳、廖德政等人，又是屬於次一波三〇年代的留學潮了。

2-2 台灣到日本的交通

一九二五年，陳植棋前往日本所搭乘的「蓬萊丸」，是甫加入航運才半年的第一艘萬噸級郵輪。當時沒有飛機，台灣與日本之間只靠定期輪船往來。李石樵赴日前一年，一些不及萬噸的客船悉遭停航，隨之替代的有近海郵船公司所屬的萬噸級「朝日丸」與「大和丸」，開船時間是每週一、三、五下午四點，一九二九年四月後，改為每週二、四、六上午九點，啟航港在基隆，目的地是神戶，航程需要三天。這是李石樵赴日時的台日間航運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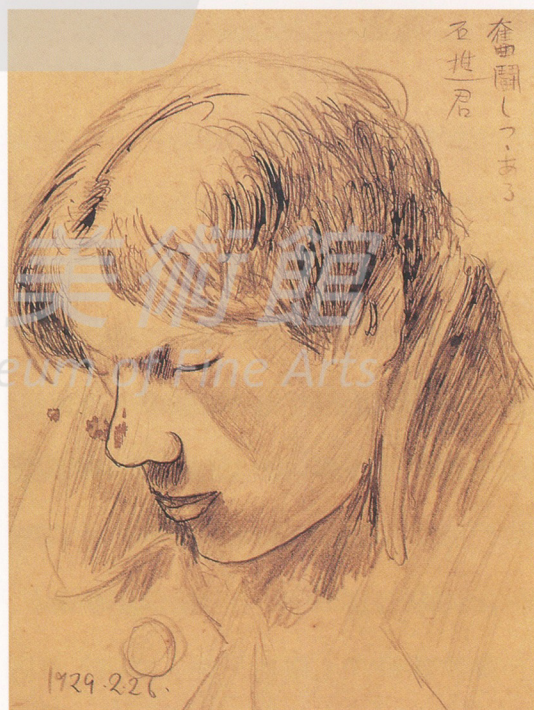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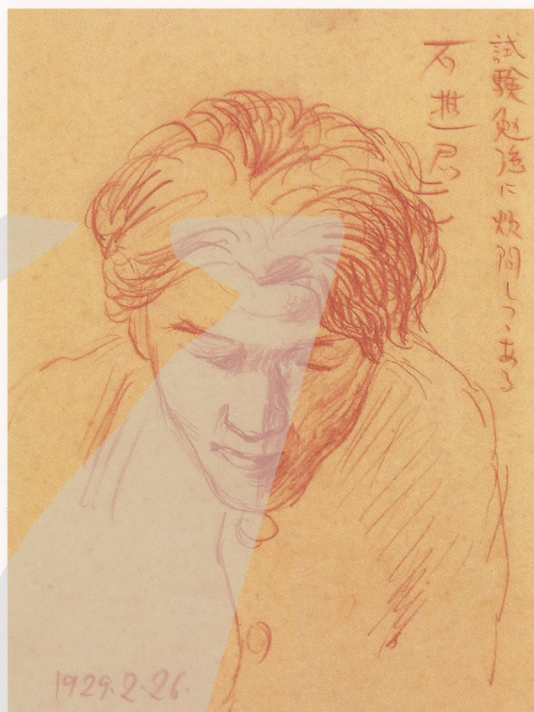
◆李石樵投考東京美術學校，再度名落孫山。

◆南投山間發生「霧社事件」。

●此時李梅樹也來到東京應考，他們在川端研究所附近租屋同住。難能可貴的是，李梅樹有一幅素描，署款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主角正是李石樵。畫中的李石樵，蓬鬆的長髮，很有那個時代文藝青年的特質，但表情沈鬱，有意刻劃他考前的煎熬。結果一九二九年的東京美校新生名單中，沒有李石樵，在他反過來衷心祝賀李梅樹金榜題名之際，更下定決心捲土重來。

●若想明年重考，那關鍵性的素描又非留在日本繼續磨練不可。但是師範生畢業後必須服完五年的教師役，否則要賠償就學期間享受的公費——怎麼辦？幸好有陳植棋協助出點子，由陳植棋請託石川欽一郎，讓李石樵能以最低的賠償金額，解任教師義務，並順利取得畢業證書，最後以賠償當年幣值四百元圓滿解決。

2-3~4 李梅樹素描李石樵 1929年
重考期間的李石樵，在東京一度和李梅樹租屋同住，這兩張李梅樹當年的素描作品，正刻劃了室友李石樵用功時的煩悶心情。（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2-3師範生與教師義務役

台北師範學校是公費制，規定畢業後必需服教師義務役，否則賠償公費。但是師範生若考上東京美校圖畫師範科（三年制），將得以認可，延續服務，廖繼春曾經創下此例。李石樵原想考圖畫師範科，不幸敗北，乾脆賠償了事，其後一心專攻西洋畫科（五年制），終於在一九三一年如願以償。



2-5 實習教師李石樵 1927年
即將為人師表的師範生，畢業前必需到學校實習試教，這是李石樵（前排左起六）於北二師附小實習時與同儕及學生合影。

●這麼一來，李石樵勢必還要留在川端研究所，並在附近住下來。川端繪畫研究所名義上的指導老師是藤島武二，其實他很少來做現場指導。這個研究所後來更名為「川端畫學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炸毀以前，它座落於小石川區下富阪町春日通，也就是今日東京文京區靠近後樂園球場的春日大道上，當年是一幢木造建築，該校教學相當嚴格，但學制卻非常自由。

●由於川端畫學校只有半天課，想換個地方、換個老師學素描，最好能再到本鄉繪畫研究所，嘗試接受岡田三郎助系統的教學法，所以李石樵又增加畫素描的機會，連日奔走於「川端」與「本鄉」兩研究所之間。本鄉繪畫研究所所在本鄉區春木町，距川端研究所徒步半小時內可達，經常往來兩地的台籍生，都是這樣奔忙而練出一手素描本領的。



2-6 藤島武二 (1867~1943年)

與黑田清輝是同鄉舊識的藤島武二，東京美校設立西洋畫科時，被聘為首席助教授而頗受倚重，一九一三年起，又受聘主持「川端繪畫研究所」洋畫部，以擴大指導有志於學畫的青年。



2-8 岡田三郎助 (1869~1939年)

李石樵就讀於東京美校期間，正值岡田三郎助擔任西洋畫科主任，岡田的畫風極為細膩，對外光派的寫實技法研究透徹。李石樵雖編入岡田的畫室中，畫風卻仍保有自己的面目，受岡田的影響微乎其微。



2-7 藤島武二 自畫像 油畫 1905年



2-9 岡田三郎助 婦人半身像 油畫 1936年

然而，李石樵竟然在翌年（一九三〇年）的東京美術學校入學考試中還是落榜，實在令他心有不甘！戰鬥力十足的李石樵，依然再接再厲準備明年再來，這一次更不敢掉以輕心了，他把晚上的時間也充分利用，所以選擇李梅樹的素描老師小林萬吾的畫塾，加強素描訓練。小林萬吾的畫塾稱「同舟社」，位於新宿區，也在東京中心地帶。如此一

來，三處研究所的地點連成一線，足夠李石樵日夜奔走。李石樵心繫東京美術學校，所以他的腦海中只裝著考試必修的素描，手握的炭筆愈來愈得心應手，結果練就出令他一生足以自豪的素描功夫。

就在這樣努力之下，一九三一年的東京美術學校為李石樵敞開大門，讓他順利考上西洋畫科。

2-4 小林萬吾 (1870~1947)



2-10 「同舟社」畫塾的素描老師小林萬吾

小林萬吾是東京美術學校的素描教授。在輩份上與藤島武二、岡田三郎助同輩，都是黑田清輝最早的嫡系門徒。一九一四年公費留法歸來，歷任東京美校的教授及官展審查員，是一位平實穩健的保守派畫家，只重作育英才，不善官場手腕，所以知名度不若黑田門下的幾位其他大將。一九二九年曾來台開個展。



2-11 小林萬吾 娘 素描

1930 ◆ 陳植棋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

1931 ◆ 李石樵考取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

●人在東京的李石樵，想必無心觀察東京的繁榮，他所住、所到的地方，是東京的文教區而不是繁華街市，在景觀上與台北很相近。如果要感受東京的都市文明，得到銀座逛百貨店，去咖啡廳聽音樂，往淺草看電影，這種消費場所並非一般台籍學生所能負擔。但是唯有在那裡，才看得到高樓、現代櫺窗與都會歡樂氣氛，以及上下班人潮，也唯有這些氣氛和人潮，是台北所沒有的。

●看來李石樵不太關心萬花筒似的東京，倒是頻頻掛念故鄉的台展該出品什麼作品？自一九二七年第一回台展以「台北橋」入選後，一九二八年又入選「都市的後巷」。一九二九年投考美校名落孫山，仍然送回油畫「樹蔭下」，入選第三回台展。一九三〇年再度落榜，卻以「編織少女」油畫，獲《台灣日日新報》提供的「台日賞」。考試失利，畫壇順遂，李石樵對美術的信念沒有絕望，愈挫愈勇，才有一九三一年四月如



2-12 繁華的1930年代東京銀座



2-13 1930年代的東京淺草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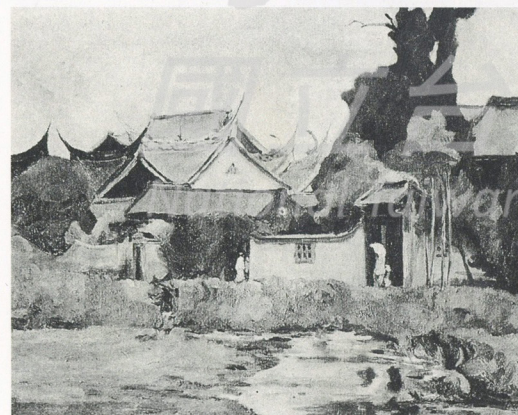
2-14 1930年代的東京街頭
(李欽賢先生提供)

願以償，成為一九三〇年代少數能進東京美校的台籍生之一。



2-15 李石樵 編織少女 1930年 油畫

採取逆光效果的表現，用筆較先前更為粗獷輕快，捨細節的描繪而著重整體明暗效果，繪畫性強過描述性。
(台展第四回圖錄 台日賞)



2-16 李石樵 都市的後巷 1928年 油畫
(台展第二回圖錄)



2-17 李石樵 樹蔭下 1929年 油畫
(台展第三回圖錄)

考入東京美術學校

●一九三一年春秋兩季，青年畫家李石樵一心一意開啟畫家生涯華路藍縷的過程，終於有了振奮人心的喜訊！首先是三月東京美術學校新生榜單上，出現李石樵的名字；是年十月，「台展」傳出獲得特選的佳音。

●然而李石樵正高興著東京美校金榜題名，因為這一場入學競爭實在贏得不易——台灣卻傳來陳植棋去世的噩耗，令他傷痛不已，因為陳植棋是一位可敬的

朋友。陳植棋的突然去世，不僅李石樵傷心，所有留日的台灣畫家莫不同聲惋惜，陳植棋死於肋膜炎不治，享年才二十六歲，這個年紀是一名有為青年正要起步的時候，他卻已經先永別了。可是他留下來的個性派畫風，他鼓勵學弟們留日，在日本悉心照料有志學畫的青年，帶他們找素描老師，為大家安排住宿的地方……等等，陳植棋的古道熱腸，感動了他所有的朋友。



2-18 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的人體素描課

東京美術學校所開設的藝用解剖學課程，以及從石膏像、半身裸像木炭素描，到裸體油畫的堅實訓練，是台灣第一代美術家首次接觸「人體」題材，也為李石樵奠定了人體畫的寫實基礎。



2-19 座落於上野公園內的東京美術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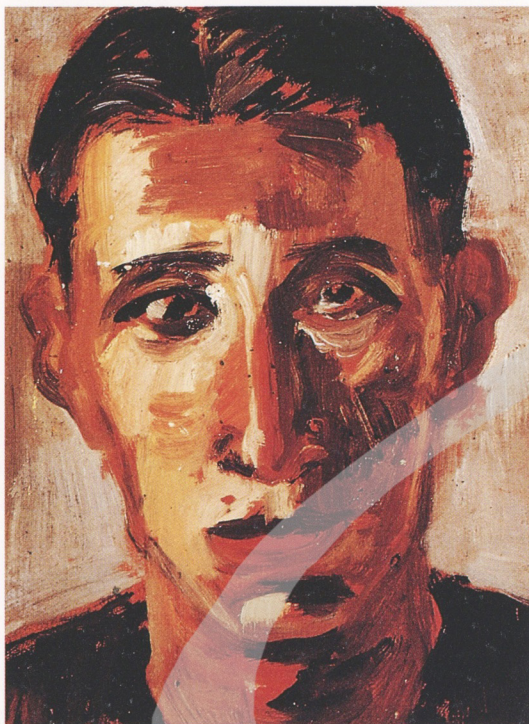


2-20 李石樵 桌上靜物 1931年 油畫
(台展第五回圖錄 特選 台展賞)



2-21 就讀東京美術學校的李石樵

一九二〇年代以後，接受殖民地近代教育的年輕台灣子弟，在家庭經濟條件許可下，紛紛得以赴日留學，甚至勇敢地選擇了自己的志向——美術。照片中後排右二為美校生李石樵，前排右一是圖畫師範科的李梅樹。



2-22 陳植棋的自畫像

● 李石樵也沒有例外地受過陳植棋的照顧。尤其當他為了東京美校入學考試而分別在各個研究所勤練素描之際，陳植棋也為他介紹東京的畫家吉村芳松，使他在基本繪畫工夫以外，接觸了東京畫壇的人文背景。吉村芳松不是畫壇大老級人物，卻是帝展中迭有佳績的實力派畫家，所以更加和藹可親。他們有一個小團體叫「槐樹社」，每年舉辦公募展，陳植棋與陳澄波常有作品入選。



2-23 陳植棋和他的作品

「如果生命是細而長的話，我寧願短而亮，我嚮往迸發的生命力！」——陳植棋。

● 與陳植棋永別，也恰巧是東京美校開學的季節，李石樵帶著憂喜交加的心情，正式踏上千萬學子羨慕的美校「畫學生」生涯。當時在校的台籍學生有五年級的何德來、四年級的郭柏川與三年級的李梅樹。李石樵是新鮮人，等他升上二年級時，何德來已經畢業結婚，李石樵與李梅樹、郭柏川等學長共六人，同時送給何德來一份賀禮，成為美校生活一段輕鬆插曲。



2-24 陳植棋（中坐者）與同學攝於東京畫室
陳植棋去逝時，才剛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一年，如果從在台北師範學校接受石川欽一郎啟蒙，學習水彩畫算起，繪畫生涯不過短短近七年，其作品和人格特質所迸發的光與熱，令人懷念不已。

2-5 吉村芳松

吉村芳松並未任教東京美校，也不曾來台審查台展，但卻是台籍畫家公認最可敬、可親的師長，主要都是陳植棋拉的線。

吉村芳松畫塾座落於東京北區的瀧野川町，連陳植棋也住這附近，並畫過幾幅瀧野川風景。此地曾是大正時代（一九一二～二六）日本文人藝術家聚集的住宅區，有「大正文化村」之稱。東京美校圖畫師範科教授田邊至，也住瀧野川町，甚至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晚年自殺的地方也在這裡。由於陳植棋穿針引線，陳澄波、李石樵、陳德旺等人，都曾親炙過吉村芳松，所以他也以格外關照台籍學生而贏得敬重。



2-25 吉村芳松庭 1954年



2-26 吉村芳松先生

1931 ◆ 陳植棋逝世。

1932 ◆ 李石樵在台家人病逝，休學返台。

2-6 畫學生

這是戰前對有志於畫業的青年學生之暱稱，多少帶有指日可待的期許與鼓勵。自從美術文化普及日本社會以後，大家對藝術家的浪漫或潦倒，一夕成名或永不妥協者，總能以體諒之心看待。凡學畫青年留長髮、衣沾油彩、神智恍惚等行徑，都不忍過度責備，反而是贏得「畫學生」之美名的人，自己會自愛而有所約束。



2-27 「畫學生」李石樵
後排右四的李石樵，站在一群東京美校的「畫學生」中，微彎著頭，很有青春活潑的朝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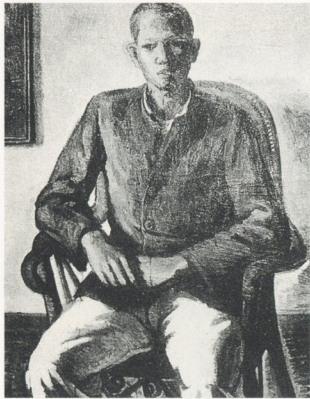
● 就在修完了預科課程，進入本科的第一學期，一場家中巨變直襲而來。李石樵的哥哥、兄嫂、弟弟、姪兒等多人，罹患腸熱病去世，父親與妻子也都病情嚴重，不得不趕緊返台探親。

● 李石樵是一九二八年台北師範學校本科畢業後，進入演習科期間，與周來富女士結婚。從一九二九年負笈東瀛到考上東京美校，李石樵都是單身前往。這一次回台為過世的親人奔喪，所幸父親及妻子即刻痊癒，問題是家人希望他留下來代兄長掌理家業，而李石樵卻執意完成學業。

● 這真是一場家業與志業之間兩難的抉擇，怎麼辦？李石樵的父親務農，當時在新莊郡新莊街田心子擁有一家碾米廠，在農村這是很過得去的家庭，所以李石樵留學日本一切所需，由家裡接濟毫無問題。如今父親有意中斷匯寄東京的生活費用，迫他放棄學業，回台繼承家業，但是李石樵堅持往後一生的畫家生涯為重，他清楚知道要成為好畫家一定得讀完東京美校，而且非得要在日本繼續闖蕩不可，最後還是返回東京，辦完註冊手續升上二年級。



2-28 李石樵的妻和長女長子
李石樵遠赴日本一圓畫家的夢想，這張照片是妻子周來富女士攜年幼子女，留在台灣所攝。



2-29 李石樵 人物 1932年 油畫
(台展第六回圖錄 無鑑賞)

2-30 李石樵 靜物 1932年 油畫
(台展第六回圖錄 無鑑賞)

2-31 李石樵 室內 1933年 油畫
(台展第七回圖錄 特選 朝日賞)

2-32 李石樵 姑娘 1934年 油畫
(台展第八回圖錄 特選)

●一九三二年，擔任東京美術學校校長達三十二年之久的正木道彥宣佈退休，五月，和田英作升任校長。和田英作是外光派之父黑田清輝的得意門生，一八九六年東京美校西洋畫科初創時，保送高年級就讀，成為最早的唯一畢業生。正木道彥的校長任期那麼長，表示東京美校也有一定的保守程度，和田英作校長上任後，有意局部改革。翌年，東京美術學校濃縮金工、漆工、圖案等科，合併成日本畫、油畫、雕刻、工藝、建築五科。其中油畫科就是由原來的西洋畫科改名而成，同時正式廢除行之有年的殖民地及外國學生的「特待生」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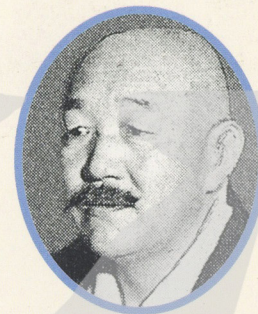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李石樵三年級時，編入岡田三郎助教室，成為日本外光派嫡系大老的師門徒弟，但我們發現李石樵後來的畫風，受岡田三郎助的影響微乎其微。李石樵的畫風，一直是美校入學前後，長年投入的素描功力，左右著他的畫面構成，那是非常嚴謹的，一筆一畫皆來自勤於素描的根基。

●一般人總是無法瞭解他從事藝術的志向，包括他的家人，一直不能體會他為什麼不想回台做生意的心情。李石樵的時代，以入選「帝展」為一生最高榮譽的心理，是許多學畫青年的共同願望，大家都期待只要那一刻到來，所有誤解必然會冰釋。

2-7 何謂外光派？

外光派是十九世紀法國繪畫史上的一派，主要是有一群畫家厭倦了室內的人工照明，把畫架搬到戶外直接面對陽光作畫的方法，所以初期以風景題材為多，結果這一群畫家自然成為後來印象主義的先驅者。

日本最早到巴黎學畫的一群青年，其中以黑田清輝為中心，於一八九三年把學到的外光派手法帶回日本，形成一股日本洋畫的新潮流。不久，黑田清輝受命設立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也把他的弟子都吸收到校任教，包括岡田三郎助、藤島武二、和田英作等人，其中和田英作是先任教再回頭當學生，一年後畢業立即派往歐洲留學，回國後升任母校教授。這一派畫壇主流，影響之深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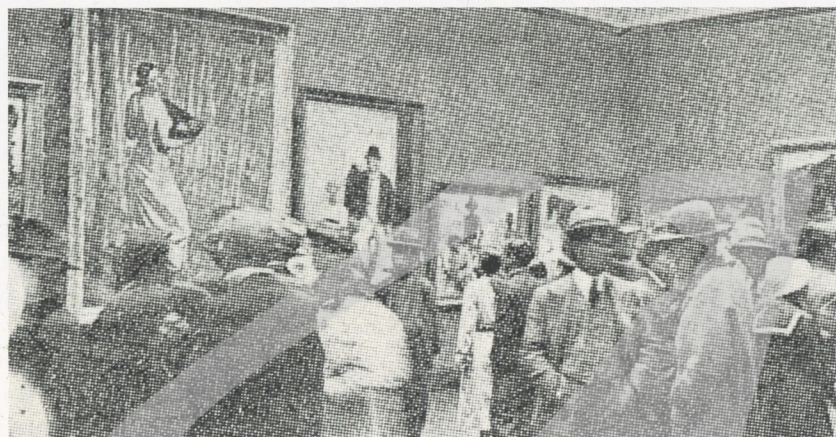


2-33 黑田清輝—日本外光派之父（1866~1924年）
原本赴法修習法律的黑田清輝，卻轉而投入柯南（Raphael Collin，一八五〇~一九一七年）門下習畫，回國後大力推動外光派的寫實主義，與旗下高足組成「白馬會」，很快地掌握了日本西洋畫學院派的主流。



2-34 黑田清輝 花野 1907~15年

外光派由於畫風清新，取材擺脫了庭園盆景等傳統景觀的束縛，追求外光下大氣明麗的自然風景，表現平凡的現實生活，相較於暗色調畫面的舊派繪畫，別具親切感，因而風靡了本世紀初的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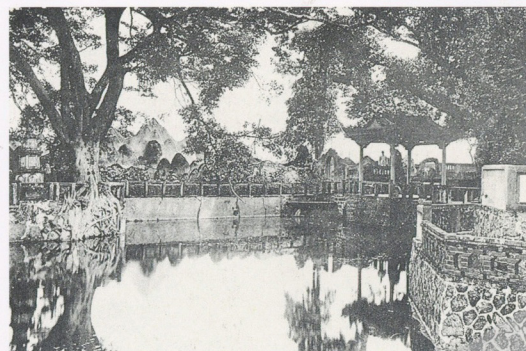


2-35 第十四回帝展洋畫部會場 1933年

● 這一年李石樵悄悄地回到台灣，為了不驚動家人，借宿板橋的堂兄家，準備畫一幅一百二十號的大畫，進軍是年的帝展。他住到板橋，是為了畫林家花園，就近寫生、創作都比較方便。板橋林家花園是清末北台灣首富林本源宅邸的一部份，其中江南情調的樓閣塘池，落成於一八九三年，二年後，日本佔領台灣，庭園逐漸開放為公共空間，成為很多日本學生來台旅遊的參觀重點。李石樵所取的角度，大概在定靜堂與榕蔭大池之間（今已部份復原，仍可看出畫中的古典圍牆）。這是一幅用心經營的

大畫，充滿著台灣情調，果然入選一九三三年的第十四回帝展。

● 帝展會場的東京府美術館，與東京美術校同時座落於上野公園內。這一年李石樵尚未畢業，如此出色的成績引起了媒體注意，當記者來訪時，竟興奮、惶恐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入選帝展足以令家人刮目相看，但更重要的意義是，「林本源庭園」這一幅入選畫作，已取得同時出品帝展之成名畫家的創作水平，加上諸多畫家無需審查的保障名額，其實能入選的新人為數不多，這就更難能可貴了。



2-36 板橋林家花園昔日的水榭亭台

板橋林家以經營米業、鹽務崛起，擁有許多帆船來往閩台及南洋貿易，進而購買土地招佃開墾，成為清末全台首富。林本源庭園規模宏大，亭台樓閣設計構思精巧，園景變化多端，公認為清代台灣園林之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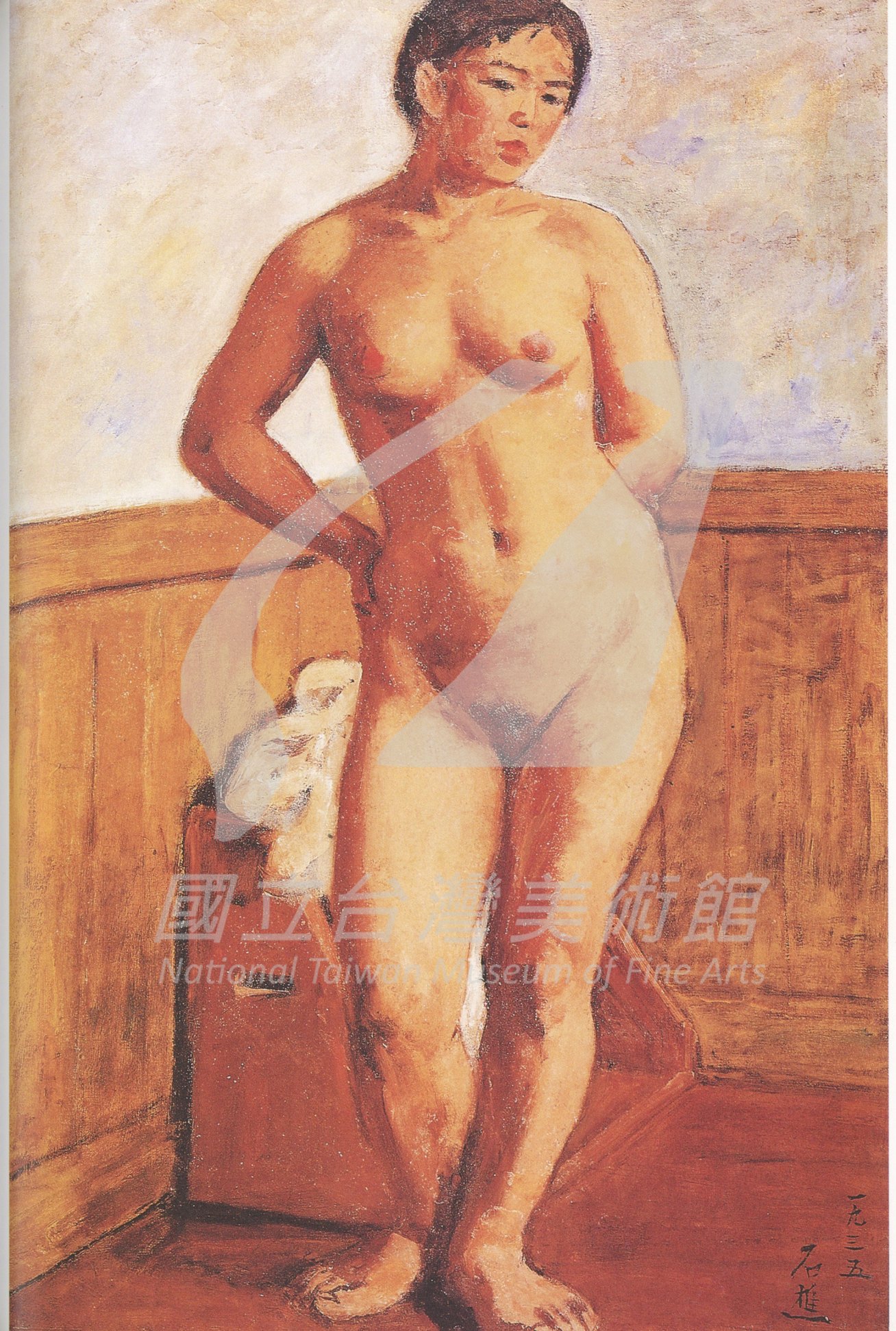


2-37 板橋林家花園今貌



2-38 李石樵 林本源庭園 1933年 油畫

2-40 李石樵 站立裸女 1935年 油畫 80×65公分
李石樵東京美校時期的人體畫作，
對體態和光影的掌握已漸臻成熟。



2-39 李石樵 四弟像 1931年 油畫
「光復前，我替我的弟弟畫了一幅像，表現他在大稻埕一年一度的大拜拜時，穿著時髦，從草地趕去赴宴。這張圖我很喜歡，因為所表現的，就是當時我的生活感受……」——李石樵

